

甲文「往」字構形及其句例探論

羅慧君*

【提要】

本文的要點在：「往」字異構及其句例探論。「往」字除常見的「𠄎」形之外，還包含「𠄎、𠄎、𠄎、𠄎、𠄎、𠄎」等，透過構形分析與相關字例比對，其與「𠄎(𠄎)」的構形截然不同。並透過句法、動詞的類型、詞彙的語義、語境來論述「𠄎、𠄎、𠄎、𠄎」應同於「往」；不為「執」。「往」為趨向動詞；「執」屬活動動詞，兩者用法有所差異。「往」與「𠄎」不同點為：一是，「往」義為前往，作為趨向動詞，可與其它活動動詞合併成形。

二是，「往」可與祭祀動詞合併，其義仍為前往。三是，「𠄎」則不具有趨向動詞的用法，其語意大體為捕獲。

關鍵詞：往字句 異體字 句法 動詞類型 趨向動詞 語境 活動動詞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

一、前言

研讀甲文，通讀句意，首重理解字詞。然而，關於「𠄎」與「𠄎、𠄎、𠄎、𠄎」意見紛歧：一是，「𠄎」同「𠄎、𠄎、𠄎、𠄎」皆隸爲往^①。二是，「𠄎、𠄎、𠄎、𠄎」等字，張桂光以爲全屬「𠄎」字省體^②。三是，分屬兩種詞彙，如《甲骨文字詁林》按語謂：「𠄎、𠄎」爲往；「𠄎、𠄎」爲「𠄎」字省體^③。換言之，「𠄎、𠄎、𠄎、𠄎、𠄎、𠄎」若爲「往」字異體，則不會出現與「𠄎」等同的用法，「𠄎」爲「𠄎」字異體^④，「執」與「往」雖同屬動詞，然因語義不同而分屬不同類別的動詞，故本文若論證「𠄎、𠄎、𠄎、𠄎、𠄎、𠄎」等字與「𠄎」字有相同用法，即知屬於往字異構的字形。

首先，排比分析「𠄎、𠄎、𠄎、𠄎、𠄎、𠄎」與「𠄎」相較「𠄎」字構形的同異，藉此論證「𠄎」字所從的偏旁部件。其次，列出趨向動詞獨用以及作爲合併結構時，「𠄎、𠄎、𠄎、𠄎、𠄎、𠄎」等構形是否與「𠄎」字相同。其間運用詞彙的語義、語境的信息結構、句法來論述甲文的「往」字句例，以及所有相關的異體構形。

二、「往」字構形分析

甲文構形中部件的省形、移位、更換等等，可不具辨義功能，皆屬一詞異形。或是能區辨詞義，分屬不同詞彙。「𠄎」相較「𠄎」以及「𠄎、𠄎、𠄎、𠄎」等構形^⑤，彼此是互爲一詞異形或異字異詞，將是本文論述要點。

張桂光認爲「𠄎、𠄎、𠄎、𠄎」與「𠄎」分屬不同詞彙，理由爲：兩者構形不同。其次，「往來」、「往伐」、「往獸」、「往逐」等辭例，「往」字均作「𠄎」；無一作「𠄎」，其餘文例亦多不同。最後，「𠄎、𠄎、𠄎、𠄎」應爲「𠄎」

① 屈萬里，「『𠄎』、『𠄎』當爲一字。」《殷墟文字甲編考釋》上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6月），頁78。

② 張桂光，〈古文字中的形體訛變〉《古文字研究》第15輯（1986年6月），頁178-179。

③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5月），頁831。

④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按語謂：「字隸當作『𠄎』與『𠄎』、『執』通用無別。」，頁2585。

⑤ 爲區辨往字異體構形從屬，故行文時將「𠄎」隸定爲「往」；而「𠄎、𠄎、𠄎、𠄎、𠄎」等等則隸定爲「𠄎」，隸定的不同，並非分屬兩詞。

的省體。因「𠄎」對比「𠄎」，其可為「𠄎」；「𠄎」為「𠄎」；「𠄎」作「𠄎」。因此，「𠄎」省為「𠄎」，此與「𠄎」所從之「𠄎」相似。又「𠄎𠄎𠄎𠄎得〈集 503〉與「𠄎𠄎得〈集 510〉」文例相同^⑥。故「𠄎」絕非「𠄎」字異體，而應為「𠄎」字省體。

(一)、論「𠄎、𠄎、𠄎、𠄎、𠄎、𠄎」是否互為異體字

首先，須得確立「𠄎、𠄎、𠄎、𠄎」是否互為異體字。《甲骨文字詁林》按語如下：

凡此諸形，聚訟紛紜，證以辭例𠄎或𠄎乃「𠄎」字之省形，而𠄎與𠄎則為「往」之異構。《合集》八四六、八四七、八四八皆「𠄎𠄎」連言可證^⑦。

編者以為「𠄎、𠄎」因形近「𠄎」，而為「𠄎」字異體。「𠄎、𠄎」則因「𠄎𠄎」連言可證與「執」字語義不同，而歸諸「往」字。然「𠄎、𠄎」比起「𠄎」而言，更近於「𠄎、𠄎」。相關辭例如下：

- (1) 〈集 838 正〉 甲寅卜，爭貞：𠄎以𠄎于𠄎？
貞：𠄎以𠄎于𠄎？
貞：𠄎弗其以？
- (2) 〈集 131〉 貞：𠄎𠄎，不其得？
- (3) 〈集 132〉 貞：𠄎𠄎，不𠄎？
- (4) 〈集 507〉 貞：𠄎𠄎，得？
- (5) 〈集 513〉 𠄎𠄎𠄎？
- (6) 〈集 516〉 𠄎𠄎？小𠄎。

透過例(1)～(6)的系聯，得證：一是，例(1)「𠄎」、「𠄎」為對貞卜辭中交替的兩字，故必屬同詞。二是，(2)～(3)「𠄎𠄎」與「𠄎𠄎」句例相同，故兩字可系聯。三是，(4)～(6)「𠄎𠄎」、「𠄎𠄎」、「𠄎𠄎」字例可互相系聯，是故，「𠄎、𠄎、𠄎、𠄎」可互為異體字，不應別為兩詞。


































(二)「往」字構形流變

生與𠄎，確實有著令人混淆的部件，如《類纂》將「𠄎、𠄎、𠄎、𠄎」隸為「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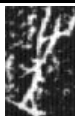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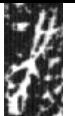

^⑥ 張桂光，〈古文字中的形體訛變〉，頁 178-179。











^⑦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頁 831。



























與「𠂔」^⑧，表明編者無法辨析而分列兩詞。此節將別異「往」字異構與「𠂔」確屬有別，理由如次：一是，辨析「𠂔、𠂔、𠂔、𠂔」與「𠂔」。二是，「𠂔、𠂔、𠂔、𠂔」是否尚有其它構形。三是，「𠂔、𠂔、𠂔、𠂔」與「𠂔」的偏旁分析。實例中的「𠂔」字構形近於「往」；而疏於「𠂔」，可由下列圖表，清楚得知。













(1)	 137 正	 506 正	 869	 568 正	
(2)	 508	 510	 137 正	 英 392 正	 838
(3)	 513	 862	 635 正 貞	 花東 9	 19852
(4)	 13568	 864	 839		
(5)	 10147	 10148	 18707		
(6)	 6573	 3251 正	 6653 正	 3413	
(7)	 10405	 英 374	 635 反 貞	 20534	 36566
(8)	 29234	 29236	 3759 屯	 懷 1648	


⑧ 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1月），頁318。

(9)					
	屯 2301 正貞	屯 2301 反貞	英 392 正		

「往」是否為「奎」字異體，有人或謂〈集 839〉「」下所從為「」的上半部，因此「往」同於「奎」^⑨。按此「」似乎近似「奎」字所從的「奎」，然而，此例下半與「奎」^⑩仍有出入。且「」僅此一例，誠屬可議。準此，亦可謂（7）中的〈集 635〉的「」，因反貞為「」，故「」可謂「從止、土」^⑪。或謂「」、「」與「」因中間直畫而歸為一詞。凡此種種應就整體構形詳論，方能判別。



上述（1）與（2）、（3）「止」下所從，確實涇渭分明。如「」、「」與「」、「」、「」、「」等等。再者，例（2）之構形為「」、「」。例（3）為「」、「」，兩者透過對貞以及同文例證明皆屬一詞異形。其次，例（5）「」、「」與「」、「」的差別，僅在「止」旁所從的點畫，點畫的有無，並不影響構詞，如：「」亦是如此^⑫。準此，再論例（6）「」、「」點畫之有無，亦非構詞要點，此例作為「」的上下更易，可視為異體字中的上下顛倒無別^⑬，是故，例（5）就構形而論，「」透過「」；例（6）「」透過「」；以及「」、「」的點畫，可互為異體字。是以（2）～（6）就構形上可謂一詞異構。至於，例（7）與（2）～（5）是否有所關聯，于省吾在《甲骨文字釋林》將「」隸定為「往」^⑭，又在〈釋皇〉中以為「」，从









⑨ 李旼玲：「眾所周知，甲骨文一字可有省形，且有時可以省的很厲害，如『以』字作『』，也可省略人形作『』。『』作『』、『』、『』、『』等形亦與「以」相類，而且有條卜辭作『』《甲骨文合集》839『止』下明顯是『』的上半。」〈釋甲文「往」（、）——兼論楚文字「」〉，《第十八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7年5月），頁182。

⑩ 關於「」字構形以及詞義，參見羅慧君〈執字構形及詞義探論〉，未刊稿。

⑪ 〈集 635 正〉貞：王往于田？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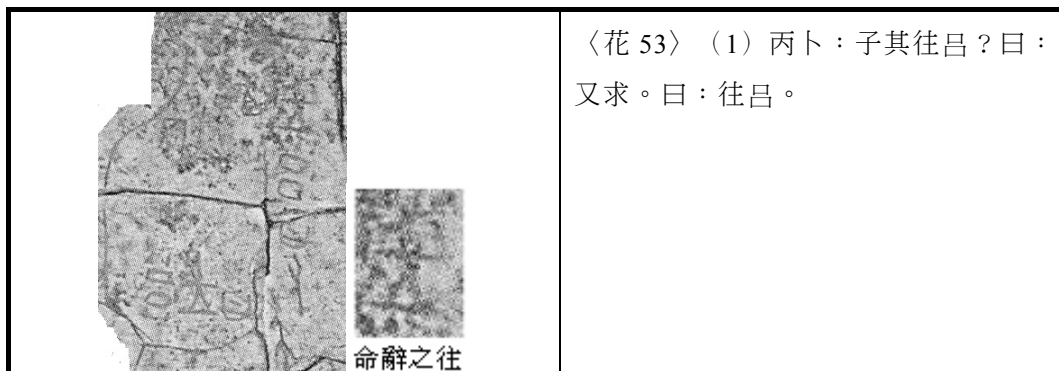
王勿往于田？

⑫ 〈英 578〉：「申卜，爭貞：王袖？」

⑬ 朱歧祥師：「甲骨文的結體上下顛倒無別，這現象有出現於形體的局部，亦有見於全形。」僅就全形舉出例證：「往字作、作；昔字作、作；品字作、作；侯字作、作。」《甲骨學論叢》（臺北，學生書局，1992年2月），頁68。

⑭ 于省吾，「甲骨文中每用往（往）與正為祭名，自來均不得其解。」《甲骨文字釋林》（臺灣：大通書局，1981年10月），頁154-156。

止大聲」¹⁵，所以「𠄎」所從為「土」或為「王」聲，對此，于先生甚為猶豫。花東甲骨五三版似有一例可為憑證：



然經查拓片固辭中的「𠄎」上從「𠄎」；下為「𠄎」，似從「王」聲的證據，然比對照片始知其構形同於命辭的「𠄎」¹⁶，固辭下的一橫為墨拓時所致，照片上未見，故此不足為從「王」聲的例證。而朱歧祥師將「𠄎、𠄎、𠄎、𠄎、𠄎」同歸屬「往」字¹⁷，並列表說明演變關係¹⁸：

《類纂》頁碼	隸定	字例形構和斷代期數
318	往	𠄎 ^① 、𠄎 ^① —𠄎 ^{①②③④} —𠄎 ^⑤

朱師將「𠄎、𠄎、𠄎、𠄎」與「𠄎」視為異體字，並列表論其構形演變，確屬卓見。「往」字構形原始為從「止」與「土」。就詞義而論，「往」為由此地到某地，構形會意得知「止」示人所前進之方向，「土」則為前進的參考點，中間一橫為虛筆，不當視為「之」，因「之」下所從之筆劃，具有詞義功能，當為行進之終點。再就構形而論：一是，「𠄎、𠄎、𠄎、𠄎」為一詞異形，「𠄎」無法參與其中證成演變。二是，例（3）中的「𠄎」與「𠄎」¹⁹皆從「止、土」，此與其餘三字「𠄎」字構形類似。尤其「𠄎」（〈集 19852〉）」義為往來之「往」。三是，「𠄎」下所從為「土」，「土」的構形可為「𠄎」、「𠄎」，晚期「𠄎」






¹⁵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頁 833。





































¹⁶ 此乃楊子萱同學在 2006 年 12 月〈花東甲骨研究〉課上指正。

¹⁷ 朱歧祥師，《甲骨文字學》（臺北：里仁出版社，2002 年 9 月），頁 216。

¹⁸ 朱歧祥師，《甲骨文字學》，頁 134。

¹⁹ 《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將〈集 19852〉「𠄎」字描為「𠄎」（頁 437），但細審拓本「止」與「土」的距離與花東 9「𠄎」字一樣，並非緊密相連，而是有著距離，中間亦無其它線條存在。花東辭例「從𠄎往田 9 (5)」、「𠄎衛祝于祖辛〈集 19852〉」；前者為地名，後者為往來之「往」。

字更可證其下從「土」²⁰。又例(4)中的前兩例「生」中間為直畫；以及〈集635〉對貞「」、「」中正貞中無直畫。四是，「生」字異構中的「」、「」、「」等等，可證與「拳」字構形無關。


綜上所述，「往」字構形如例(2)～(7)。構形演變原為從「止、土」，中間一橫或兩撇為虛筆，「往」字所從為直畫；「生」則為兩短橫，兩者構形尚無法斷定孰先孰後²¹。又「生」字異構有「」、「」、「」。一期後「」、「」、「」、「」字系列逐漸衰微，全由「」取代。晚期則又省為「」；或如朱師指出晚期增繁為「」²²，此字又可為「」、「」、「」等字，可證「生」字為「往」之異構。又《釋文》將「」、「」、「」、「」隸定為「𠄎」，然「生」下所從與「」並不相同，少數構形如上圖例(9)「」下半似從「立」，但透過同版反貞之「」，即知與「立」有別，多數「生」字如「」，下半與「」不同。故「」、「」、「」、「」、「」、「」、「」、「」皆可隸定為「生」，即為「往」，但本文為排比分析「」、「」、「」、「」、「」與「」，故將前者隸定為「生」；後者為「往」。




三、趨向動詞「往」、「生」字用法

前述已證「往」與「生」於構形流變中確有一致的傾向。本節則由用法論述兩者的關聯性，透過句法、語用、語義來論證「生」與「拳」分屬不同詞彙。雖兩者同為動詞，然前者為趨向動詞，後者為活動動詞，兩類必有不同用法。以下將通盤考量「往」詞用法，發現「往田」、「往出」、「往+地名」、「往+動物」、「往」與祭祀動詞的關聯，若與「生」確有著交集面向，則可證明筆者所假設的觀點。此外，有關「生芻」、「生羌」之用法，亦合併論述。

(一) 趨向動詞之獨用

「往」作為趨向動詞，即指由此地移動至彼地。其後本應出現的必備論元為「地點」或「終點」，作為引介地點的介詞於卜辭中則可有可無。又命辭有屬問句，因此，隨著卜問重心的不同，未必會呈現出完整句例。

²⁰ 〈集36975〉「西土」中之土為「」。

²¹ 因無法判定「」、「」、「」、「」與「」究竟誰是最早來源。因花東甲骨已存在「往」、「生」，惜後者用例過少，且僅侷限於地名。

²² 朱歧祥師，《甲骨文字學》，頁216。

1. 語用中之「往」、「生」

「往」字作為趨向動詞，按理其後應出現地點或終點作為其論元結構之一，然卜辭有如下辭例：

〈集 2836〉 貞：勿乎帚往，其出𠄎？

〈集 5071〉 貞：夷王往？

〈集 6〉 辛卯卜，賓貞：以子徠𠄎，不𠄎？

〈集 10405〉 癸未卜，般貞：旬亡𠄎？王固曰：𠄎。乃茲出崇。六日戊子彈𠄎。一月。

〈集 3413〉 𠄎亥卜，王余〔令〕𠄎出𠄎，朕隹𠄎？三

〈集 7657〉 𠄎其𠄎？

以上辭例主要是強調「前往」的動作，故其後的論元結構未出現。無論為「往」或「生」即使辭例並非完整句構，仍可形成問句。

2. 「往」與「生」的域內論元——「往 + (介詞) + 地名」、「生 + (介詞) + 地名」

往作為趨向動詞，義為往來之「往」，其後不論有無介詞，自可出現地名。透過介詞「于」、「自」表達前往的目的地與起點。

〈集 7888〉 癸丑卜，般貞：自往衛，亡𠄎？

〈集 4067〉 丁卯卜，貞：暈往先？

〈集 4632 正〉 乙卯卜，般貞：今日王勿往于宮？

而「生」字族亦是如此，辭例如下：

〈英 392 正〉 戊辰卜，般貞：忌出𠄎家，乎𠄎？²³

〈集 839〉 乎自般取𠄎自臺？

〈集 19852〉 癸〔亥〕〔卜〕，𠄎衛，祝于祖辛？

透過「生家」、「生自臺」、「生衛」得知「生」其後可出現地名，地名前可有或無介詞。此點與「往衛」、「往先」「往于宮」的用法是相同的。

(二) 合併結構——趨向動詞 + 動詞

趨向動詞「往」可與另一活動動詞合併，表達前往時，實際所從事的活動。

²³ 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將〈英 392 正〉的「𠄎」入「𠄎(往)」字例，觀其拓片應入「生」字例，頁 325。

類型如下：

1. 「往田」、「生田」

「往田」的習用字爲「𠄎」，其例如下：

〈集 13758 反〉 貞：王其往田，其雨？

〈集 22043〉 庚戌卜：往田于東？

庚戌卜：往田東？

然而，仍有著特殊辭例：

- (1) 〈集 10146〉 癸未卜，貞：𠄎田，不來歸？
- (2) 〈集 10147〉 𠄎令𠄎【𠄎】田，𠄎不𠄎？²⁴ (甲 3459)
- (3) 〈集 10148〉 勿令田？ 十一月。
- (4) 〈集 891 反〉 壬寅卜，𠄎，余出田于不，乎比𠄎？
勿乎比𠄎于不？
- (5) 〈集 29234〉 王田，湄日不邁大風？
- (6) 〈集 29236〉 王田，湄日不邁大風？
- (7) 〈屯 3759〉 其田，湄日亡戎？²⁵

例(1)、(4)「𠄎」、「𠄎」可與例(2)、(3)「𠄎」系聯，又「𠄎田」之「往」所從可爲「𠄎」或「𠄎」，而「𠄎」所從爲「𠄎」上所從「止」之省。「生(或𠄎)田」作爲合併動詞，「生(或𠄎)」與「往」同爲趨向動詞，「田」則爲田獵或者軍事活動。

2. 「往出」、「生出」

卜辭習見往出辭例，如下：


〈集 9741 正〉 壬辰卜，亘貞：王往出于臺？


〈集 9504 正〉 丙午卜，方貞：王往出田，若？



另有一例，甚爲奇特：

²⁴ 白于藍更定《甲骨文合集釋文》：「……戌……令𠄎……田。𠄎……不……」的隸定，有兩點：一是，「戌」應屬另一條辭例。二是，更定第二字「𠄎」爲「𠄎」，其說可從。《殷虛甲骨刻辭摹釋總集校訂》博士論文，收於《殷虛甲骨刻辭摹釋總集校訂》(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頁92。「𠄎」與「𠄎」屬於相同字族分化而出，「𠄎」用做名詞(人名)；「𠄎」爲動詞(擒獲)。由「令𠄎田，𠄎〈集 10147〉」可證。此例「𠄎」確爲人名，其後所出不應爲「𠄎」，何況，前往田獵，具體的捕獲動作爲「𠄎」。

²⁵ 與「𠄎」相關構形如「𠄎〈集 30273〉」、「𠄎〈懷 1648〉」等等，後兩字例可爲地名，如同花東甲骨「𠄎」爲趨向動詞；而「𠄎」則爲地名。


〈集 8656 正〉 庚子卜貞：曰：侯出自方？小咎。


庚子卜貞：乎侯出自方？

此例「出自方」與「往出于臺」，句法結構相同，僅介詞分別為「自」、「于」。「出」隸為「生出」，與「往出」同意。

3. 「往見」、「生見」

(1) 〈集 5805〉 丙午卜，殼貞：勿乎自往見出自？一二咎。

(3) 〈英 1165〉 貞：乎往見于河出來？


(5) 〈集 844〉 見？





「往見」與「生見」辭例互對，可知「生」亦可與其後的「見」合併。

(三) 「往(生) + 動物」、「生羌」之語意探論

1. 「往(生) + 動物」

「往(生) + 動物」，十分罕見，按理說來，「往」其後為「處所名詞」或「介詞 + 處所名詞」，或合併為「往逐」、「往追」、「往伐」等等，才會連接動物、氏族部落、方國。又卜辭出現「生羌」亦使人困惑，而不免將之理解為「執羌」。以下列舉相關特殊辭例：

(1) 〈集 20715〉 辛巳卜，自貞：甫往兔犬鹿，不其？

(2) 〈集 10372〉 王卒麋出九之日雨風。

(3) 〈集 10347 正〉 貞：王往逐麋，隻？






(4) 〈集 10302 甲正〉 丙申卜，殼：王其逐鹿，隻？二咎。





(5) 〈集 493 正〉 癸未卜，宀貞：東皐往追羌？

(6) 〈集 490〉 貞：乎追羌，及？二咎。

例(1)～(2)往或生其後出現動物，實令人困惑。例(3)～(6)表示殷人在追逐動物時，常為「往逐」、「往追」等等，又可僅為活動動詞「追」與「逐」。再舉證其它相關辭例如下：

(7) 〈集 864〉 + 〈集 11473〉 ②⑥

戊申卜，王烙千生行于千，行？

〈集 13568〉 辛亥卜，貞：王步麥，不 () ？

②⑥ 蔡哲茂，《甲骨綴合集》，（臺北：樂學書局，1999年9月），頁289。

- (8) 〈集 6573〉 甲戌卜，殼貞：雀人、子商_𠄎基方，克？
- (9) 〈集 17〉 辛亥卜，□貞：衆□往_𠄎，有隼？
〈集 9791 正〉 貞：_𠄎不其受年？二占。
- (10) 〈集 849 正〉 乙酉卜，_𠄎貞：州臣_𠄎自_𠄎，旻？
〈集 855〉 貞：_𠄎自_𠄎，旻？
貞：州臣，旻？
貞：州臣，不其旻？

例(7)「_𠄎步」雖為合併結構，但其與「往逐」是有所不同，「逐」為及物動詞，故其後出現動物，自是理所當然，但「步」如同「往」一樣，其後不應出現「受事者」，應如「_𠄎行于_𠄎千」，其後出現介詞結構。但「_𠄎步」後所從事的實際活動為「逐獵麥地之麋。」例(8)「_𠄎基方」不只是前往基方，透過「克」應知是指_𠄎伐基方。例(9)「_𠄎」透過〈集 9791 正〉可知為方國部落。「往_𠄎」也不只是前往_𠄎地，而是往逐某種動物，才會以「隼」作為是否捕獲的詰問語。例(10)呈現出卜辭諸多辭例並非完整句構。「州臣」從「_𠄎」地前往，其後能否獲得，必然得透過相關語境信息，始能為捕獲之義。故卜辭有著少數句例，僅書寫出趨向動詞來表達實際所從事的活動，此可由句末的詢問語得知，上述辭例並非僅是前往，而是必須有著實際活動，才能攻克、擒獲、得到。透過例(7)～(10)，再加以下述辭例，即能明瞭前述(1)～(2)的語義所在。

- (11) 〈集 9472 反〉 王固曰：_𠄎句舌。車_𠄎。不_𠄎。
- (12) 〈屯 997〉 乙酉卜，犬來告有鹿，王往逐_𠄎？
- (13) 〈集 848 甲〉 _𠄎其_𠄎，_𠄎自？
- (14) 〈集 847〉 _𠄎其_𠄎，_𠄎？

「王_𠄎麋」似乎指「王捕獲逃逸的麋鹿」，但「逃逸」與「麋鹿」間是有語意矛盾，「逃逸」是具有意志的活動，而麋鹿是野生動物，是不會有自由意志進行逃逸，何況，所謂「亡麋」必屬有定，是為商王所知道的麋鹿，然古時又無追蹤器，何以得知動物逃逸的路線？又例(11)「_𠄎」做為致禍之義，致禍對象常為敵方，在此，應是指「致禍舌頭」，此例應與「舌疾」有關²⁷，

²⁷ 「疾舌」之例，有〈集 13634 正〉：「甲辰卜，_𠄎貞：疾舌，_𠄎有_𠄎」。

故「𠄎」無法與逃逸或者捕獲有所關聯。「𠄎，不𠄎」的「𠄎」應與到達某地，進行祭祀攘禍有關。例（12）有關追逐動物，應是有官員來告，王前往追逐動物。例（13）～（14）「𠄎生」的詞序常屬固定。前述例（1）「王𠄎，𠄎麋」即表「生」不為「執獲」，「𠄎麋」所代表的語義應為「往逐」之義。而例（2）「甫往兔犬鹿，不其□」之辭例，亦表前往追逐其後的動物。往與生其後出現動物、方國，雖未出現「逐」、「追」、「伐」等動詞配合，但就整句語意，以及句子其它語境信息的配合，仍可理解為「往（生）逐」、「往（生）追」、「往（生）伐」等語意。

2. 「生羌」

卜辭「生羌」不為「往羌」，因此，常將「生羌」當作「牽羌」²⁸。「生羌」在《類纂》中共有十四例²⁹。朱歧祥師將「往羌」釋讀如下：

〈集 508〉 貞：往羌，不其得？

〈集 510〉 貞：往羌，得？

因此，以上單純的命辭「往羌」「執羌」，句意並不是貞問往逐羌人否，而是在問往逐羌人或是在驅逐羌人時，有否收穫。³⁰

朱歧祥師所謂：「往羌」，即是本文所指「生羌」。「生羌」辭例多數情況如朱師文中所舉，僅少數辭例如下：

〈集 627〉 壬午卜，賓貞：徯不首𠄎，多臣生羌？

〈集 628 正〉 壬午卜，設□（貞）：□（多）臣生羌，𠄎？

壬午卜，設貞：徯追，多臣□（生）羌，弗□（其）𠄎？³¹

以上辭例，李旼玲以為「多臣」、「生羌」是「牽」的對象³²，不過，《類纂》所收有關「多臣」辭例³³，發現可確定者³⁴，多屬殷王呼令多臣做

²⁸ 張桂光將「𠄎羌」與「𠄎羌」當作是同文例的證明。〈古文字中的形體訛變〉，頁 178-179。

²⁹ 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頁 46。

³⁰ 朱歧祥師，《甲骨文讀本》（臺北：里仁書局，1999 年），頁 18。

³¹ 胡厚宣主編，《甲骨文合集釋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 8 月）針對〈集 628 正〉同版同文例，補其所殘缺的字詞。

³² 李旼玲，〈釋甲文「達」（𠄎、𠄎）——兼論楚文字「𠄎」〉，頁 5-6。

³³ 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頁 228。

³⁴ 《集 622》：「乙亥卜，般取多臣□？」此例「多臣」似乎為取的對象，但其後殘缺，無法確定。

事，並非敵方。如下例：

〈集 613〉 乙巳卜，爭貞：乎多臣伐舌方，受出□？

〈集 6834 正〉 羽乙丑多臣弗其戎缶？

〈集 21532〉 癸亥子卜，多臣乎田羗？允。³⁵

〈集 21533〉 □辰，乎多臣□？允伐十三。

上述辭例，多臣征伐敵方，為殷人臣屬，並非是拘執的對象。而「多臣乎田羗」是指「乎多臣田羗」，此透過〈集 21533〉「乎多臣」得證。是故，〈集 627〉、〈集 628 正〉應詮釋為：一，「徯不首卒，多臣生羌」以及「徯追，多臣□（生）羌，弗□（其）卒」可為兩個事件：「徯追」以及「多臣生羌」，如「乎自般取，生自臺〈集 839〉」。二是，「徯不首卒」以及「徯追」是在卜問有關徯追逐的對象以及結果。三是，既然「多臣生羌」自成一語，又透過「□（多）臣生羌，卒」表示「多臣生羌」與拘捕有關，且殷人常呼令多臣討伐敵方，因此，「多臣生羌」所指為多臣往逐羌人。四是，「徯」可能為「多臣」名。又或分屬兩個人，卜辭在同條辭例，亦可出現不同主事者，如「□〔貞〕：徯至，〔告〕曰：徯來，以羌〈英 756 正〉」。

「生羌」雖無活動動詞搭配，但透過相關語境，「生羌，旻」，仍可知其語義應為往逐羌人。

（四）「生芻」之語意探論

1. 「芻」之語義

魏慈德曾論及「某芻于某」的句式，魏氏以為「芻」並非為「刈草」；而是指「打草之人」以及「芻草」而言，且由文獻得證負草之「芻人」遠比用為「牲畜」來的更早。又透過「弓芻勿于諄」、「取芻」、「執芻」等等，從而論證「芻」必用為名詞。「弓芻于諄」是指「從弓地徵集來的刈草之人送到諄地去的意思。」其次，「芻」亦指「芻草」，如「來競芻」。最後推測「芻」或有用為動詞，用為「採芻」，如「父乙大芻于王」為「父乙佑王今年（或這次）的芻草能大大的豐收或這次派人採芻的過程會很順利」。如同「『告牧』一樣（屯 1024「于大甲告牧」），這正是向父乙告芻的命辭。」魏氏所隸定

³⁵ 《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對《集 21532》之釋文：「癸亥子卜多臣人乎田羗」，增釋「人」，缺釋「允」；而《甲骨文合集釋文》已更正。

之「奉芻」中之「奉」，即為筆者所隸定的「生」字。³⁶

魏氏所論「某芻勿于某」的句式，以為否定詞與動詞必緊密相連，故證「芻」為名詞³⁷，然又疑「于臺大芻」³⁸之「芻」恐為動詞，其間尚有未安之處。

卜辭有著諸多辭例如下：

- 〈集 11413 反〉 勿芻☐？
〈集 11414〉 ☐☐〔卜，亘〕：福曰：毋芻☐？
〈集 11417 正〉 不芻？
〈集 21529〉 ☐丑子卜☐不芻？
〈集 21727〉 丙戌子卜貞：丁不芻我？
〈集 20500〉 戊戌卜：雀人芻于斲？

若魏氏透過否定詞來論定「芻」無動詞的用法，那麼，上述辭例否定詞後之「芻」必為動詞。又末例「雀人」為偏正名詞組，就語義而言不可能再與「芻」結合，故「芻」在此只能為動詞。有關魏氏所論「某芻勿于某」之「于」必然為動詞，因卜辭之否定詞其後必為動詞。然卜辭實例如下：

- 〈集 376〉 勿于來乙巳？
〈集 891〉 勿于龐？
〈集 5223〉 ☐王勿于辛亥步？
〈英 1116〉 勿于乙門？
〈集 5612〉 庚辰貞：不于多尹囧？

否定詞本身可為句副詞或為詞組性的副詞，後者於卜辭中多用來修飾動詞詞組，但亦有少數是在介詞詞組前。或有少數句例之否定詞為句副詞，其否定的範域涵蓋整句。故「某芻勿于某」之「于」不必然為動詞。又魏氏舉例〈集 6016〉：

- 雍芻于秋？
雍芻勿于秋？





按魏氏的詮釋：「徵集而來的雍地芻人不要送到秋地」，但卜辭中「秋」未見

³⁶ 魏應德，〈說卜辭「某芻于某」的句式〉《東華漢學》創刊號（2003年2月）頁323-332。

³⁷ 魏應德：「若依卜辭將動詞放在否定詞後面的語法原則來看的話，『勿』字後面的『于』才是動詞，而不是『芻』。所以『弓芻于諱』的句子結構應該是把『弓芻』當作主詞，『于』當作動詞，『諱』作受詞。」〈說卜辭「某芻于某」的句式〉，頁325-326。

³⁸ 魏應德，〈說卜辭「某芻于某」的句式〉，頁330。

有用爲地名。「于秋」爲介詞詞組，在此表達時間。至此，魏氏所論「某芻于某」的句式，有覆議之必要。「于」爲介詞，而「某芻」在此也如魏氏所理解爲名詞詞組，但相關語義以及句構則須重新分析。透過「某芻勿于某」可知「某芻」作爲一完整句法單位，然而，卜辭諸多辭例並非完整句構，其相關信息須透過諸多辭例所組成的語境方可辨認。

「芻」字用法，前人已有所論述，動詞，指「刈草」。于省吾曾謂：
羅振玉釋、爲芻，並謂「從又持斷草是芻也」（增考中三六）。按羅說是對的。說文：「芻，刈草也，像包束草之形。」許說據已僞之小篆，已包束爲言，殊誤。甲骨文芻字有的從木作、，從木與從草無別。甲骨文芻字作名詞或動詞用，多爲舊所不解。³⁹

芻象「從又持草」，「刈草」應屬其本義。或引申爲「收割農作物」⁴⁰。

- (1) 〈集 21727〉 丙戌子卜貞：丁不芻我？
- (2) 〈集 20500〉 戊戌卜：雀人芻于斨？
- (3) 〈集 21527〉 □亥□卜：丁來，尼萑芻我？
- (4) 〈集 11306〉 貞：于敦大芻？
- (5) 〈集 152 正〉 貞：朕芻于鬥？
- (6) 〈集 148〉 乎牧于朕芻？

例(1)～(4)確定「芻」爲動詞。而(5)～(6)「朕芻」則須再議。「朕芻」不該等同於「地名(族名)+芻」，主因在於「朕」之涵義，朕可爲第一人稱「朕出〈集 22478〉」；或王的同位語「王朕〈集 21239〉」；又爲修飾語「朕事〈集 5496〉」，朕皆指稱商王。其次，例(5)「朕芻」若爲名詞詞組，即指前往鬥地，取或執「朕芻」，然「取」、「執」皆是針對敵方的動作，「朕」爲商王，故此句而論，應爲主語。而例(6)「朕芻」確屬名詞詞組。例(1)～(5)透過「丁」、「朕」、「雀人」可知「芻」所「刈之草」，應指收割農作物。而例(6)「牧」不只爲「放牧」；亦可爲人名「牧入十」(集 14149 反)，無論是放牧或人名，「朕芻」之「芻」已由具體的動作，借喻爲

³⁹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頁 263。又張秉權引《說文》：「芻，刈草也。」如：「芻芻者往焉。」(《小屯殷墟丙編》考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7-1972 年)，頁 463。

⁴⁰ 朱歧祥師，《甲骨文字學》，頁 217。

空間地域，指「朕的刈草之地。」


其次，于省吾透過「芻」內具的「植物」，以及透過文獻的用法，將之由動作轉為「食草料之牲畜」⁴¹。如以下辭例：






- (1) 〈集 122〉 貞：執雍芻？
勿執雍芻？
- (2) 〈集 113 甲正〉 丁巳卜，爭貞：乎取何芻？
- (3) 〈集 119〉 貞：令𠄎〔取〕雍芻？
- (4) 〈集 108〉 取竹芻于丘？
- (5) 〈集 110 正〉 庚辰卜，𠄎貞：乎取扶芻于□？
- (6) 〈集 456 正〉 乙未卜，𠄎貞：以武芻？
- (7) 〈集 104〉 𠄎以芻于𠄎？
- (8) 〈集 105〉 勿𠄎以芻于𠄎？
- (9) 〈集 94 正〉 甲辰卜，亘貞：今三月光乎來？王固曰：其乎來。乞至佳乙，旬出二日乙卯允出來自光，以羌芻五十。
- (10) 〈集 93 正〉 己丑卜，𠄎貞：即以芻，其五百佳六？
貞：〔即〕以芻，不其五百佳六？
- (11) 〈集 22043〉 丁未卜貞：令戊、光又隻羌芻五十？
- (12) 〈集 9504 正〉 丙申卜，𠄎貞：乎見𠄎 芻，𠄎？
- (13) 〈集 9504 正〉 丙申卜，𠄎貞：乎見𠄎 芻，弗𠄎？




透過例 (1) ~ (12) 所組成的語境信息，可了解卜辭因屬問句，僅表達語義重心，無須呈現完整句構。透過例 (1) ~ (5) 得知「執」或「取」皆由商王乎令某人前往某地執取某芻。尤其例 (5) 「扶芻于□」前有動詞。其次，例 (6) ~ (10) 為商王乎令某攜帶某芻來貢。最後，例 (9) ~ (13) 透過「某芻」後所呈現的數字，以及句末詢問動詞「𠄎」，得知「某芻」必為某種生物。「𠄎」後可為人類或動物。如「弗其𠄎土方〈集 6450〉」，「今日王逐兕，𠄎〈屯 664〉」。因此，「芻」所獲之生物是指牲畜或者敵人，在以上的辭例，尙未能確切證明。又再舉證以下辭例：

- (14) 〈集 137 正〉 癸丑卜，爭貞：旬亡困？王固曰：出崇出夢。允有來艱。







⁴¹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頁 264。

左告曰：出圭芻自，十人又二。

- (15) 〈集 139 正〉 □戌秋芻，率自爻六人。八月。
- (16) 〈集 21526〉 克芻？
- (17) 〈集 15〉 乎衆人出麋，克？
- (18) 〈集 116 正〉 乎取生芻于鳥？
勿取生芻于鳥？
- (19) 〈集 102〉 來芻陟于西示？
- (20) 〈集 106 正〉 戊子卜，王貞：來競芻？

例(14) 驗辭裡，「十人又二」可指「圭芻」的對象或參與「圭芻」的活動人員。例(15)「芻」與其後「執」是否有直接或者為間接的關連，仍無法確定。如于省吾所言商人于放牧時，亦會獵取野獸以及方國人員。如所舉之「在易牧，隻羌〈珠 758〉⁴²」因此，六人究竟是執行「芻」所獲之人員；或是進行獵取牲畜時，順便捕獲從「爻」逃走的俘虜。例(16)「」所攻克之對象為「芻」，「克」在卜辭用於攻克敵方，但例(17)顯示「克」之對象亦可為動物。于先生曾詮釋過例(18)，雖誤讀為「生雛鳥」，故名之為「鳥之幼子」，然補入「于」字，亦不妨礙其釋讀，「生」不為方國名，僅為「修飾語」，若從于先生讀為「幼雛」，而「于鳥」所代表則為來源。例「20」「來競芻」，魏慈德將「芻」理解為「芻草」⁴³恐不符「來+名詞(名詞組)」之用法，在此來作為趨向詞，標示著移動方向是接近說話者(問卜者)，故其後的名詞多為動物或人類，如「來羌〈集 236〉」、「來犬〈集 945 正〉」、「來白馬〈集 9177 正〉」等，且例(19)「來芻」可為祭祀之供品。故將「芻」理解為牲畜遠比「芻草」更為恰當。透過以上辭例，並無任何確切的辭例絕對證明「芻」無牲畜之用法，故依從于省吾之詮釋，仍是可從。

2. 「圭芻」

《類纂》有關「芻」共有八條辭例，其字形有「」、「」、「」等等，此類構形皆為「圭」字，其與「」同為具有「往」字語義。尤其《類纂》所收〈集 131〉的「芻」，此與〈屯 2301〉「其往」、「不往」的構形分別

⁴²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頁 261-262。

⁴³ 魏慈德：「而芻字也有當「芻草」用者，如「戊子卜，王貞：來競芻。十一月」（合 106）即指在十一月時帶來芻草。」

爲「𠄎」⁴⁴、「𠄎」⁴⁵，其反貞的構形同於〈集 131〉。是故，「生芻」就前述的構形而論，「生」不同於「牽」。又就用法而言「生田」、「生見」、「生出」絕無可能爲「牽田」、「牽見」、「牽出」，故「生芻」不等同於「牽芻」。以下則逐一論述何以「生芻」與「牽芻」會混淆不清，以及從用法中區辨出兩者的不同。

- (1) 〈集 139 正〉 □戌□秋芻，牽自爻羣六人。八月。
- (2) 〈集 138〉 □𠄎，己未寇秋芻，生自爻𠄎？允有來艱。左告曰：有生芻自𠄎，十人又二。
- (3) 〈英 540〉 甲戌□貞：牽自𠄎，旻？
- (4) 〈集 838 正〉 甲寅卜爭，貞：斂以，生于𠄎？
- (5) 〈集 848 甲〉 □其牽，生自？
- (6) 〈集 846〉 𠄎牽，生？

例(1)～(2)「牽自爻羣」與「生自爻𠄎」似乎爲等同文例，其實不然，應從用法深入探究，「牽」爲動詞，「自爻羣」作爲修飾語，表明捕獲的地點爲何；「生」爲趨向動詞，其後面的「介詞組」則爲其必備論元，表明自何地而往，兩類動詞當然其後皆可出現介詞詞組，但其功用是不同的。故(3)～(4)均表明兩類動詞其後均可出現介詞詞組，如此並無法證明兩詞語義等同。例(5)～(6)「牽生」同時出現，而「牽」與「牽」均有捕獲語義，足證「牽」、「生」分屬兩詞。以下即論述有關「生芻」語義。

- (7) 〈集 136 正〉 己卯卜，𠄎貞：𠄎⁴⁴牽，生芻自𠄎？王固曰：其佳丙戌牽出尾。其佳辛家。
〔己〕卯卜，𠄎貞：〔生〕芻自𠄎，𠄎弗其牽？
- (8) 〈集 131〉 貞：生芻，不其得？
- (9) 〈集 130 正〉 甲午卜，爭貞：生芻𠄎，不其旻？

透過前述「取某芻」或「執某芻」得知殷人常獵取某地之牲畜，以爲己用，故「芻」由實質之牲畜，轉爲動作的展現——「獵取牲畜」亦名之爲「芻」，如(1)～(2)「秋芻」可證「芻」用爲動詞。而「生芻」如同前述之合併結構，

⁴⁴ 《釋文》將「𠄎」隸定爲「沐」，白于藍已更正。《殷虛甲骨刻辭摹釋總集校訂》（吉林大學博士論文，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3。胡雲鳳亦補足其文例，如：「𠄎入四十（09279反）、「勿乎𠄎」（00552）等」，。《殷墟甲骨刻辭類纂》與《甲骨文合集釋文》比較研究——第一冊至第六冊，（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2月），頁36。

為趨向動詞合併另一活動動詞，如「往田」、「往見」、「往出」等等。例（7）可斷為「往卒，往芻自冢」，理由為：（一）「往芻」為合併動詞，可連接其後介詞詞組。（二）正反對貞「往卒，往芻自冢」；「〔往〕芻自冢，往弗其卒」，「往芻」與「卒」分屬不同句法單位。三是，當命辭表達兩種事件時，前往所從事的活動也有契刻在後句。如：「乎自般取，往自臺〈集 839〉」。其次，透過「往芻」與「卒」或「往卒（自）」、「往卒芻（自）」出現在同條辭例時，「介詞詞組」必緊隨「往」之後，表明「往」作為趨向動詞，「介詞詞組」為其必備論元。因此，例（7）～（9）「往芻」為殷人前往某地進行獵取牲畜的活動。又「往芻」雖為合併結構，但分屬兩個動詞，故仍可獨立使用，如「往已未寇龜芻，往自爻圖〈集 138〉」。

四、論「往」、「往」是否為祭祀動詞

往字作為趨向動詞，往來之往，表示背離說話者（占卜者）的方向，前往某地活動。卜辭可見「往、往」其後出現祖先名稱，因此，如同「侑于祖先」，「往」亦可為祭祀動詞。本文透過「往（往）+祭祀動詞」、「往（往）+祖先」、「往（往）+（于）+處所詞」等等辭例，論述卜辭中是否有往祭的可能性。

1. 「往、往+祖先名稱」、「往+祖先宗廟」、「往+祭牲」

- （1）〈花 53.9〉 己卜：車子興往妣庚？一
- （2）〈集 2837〉 貞：帝往于妣庚，不佳艱？
- （3）〈集 682 正〉 丁巳卜，爭貞：出女往于南庚來庚辰？
- （4）〈集 679 正〉 丙寅卜，般貞：妣庚出女往二牛翌庚？用。
- （5）〈集 27465〉 乙酉卜，其則父甲繫？在茲生成。
- （6）〈集 20790〉 癸巳卜，往馬三十丙？
- （7）〈集 22044〉 辛亥卜，帝往一牛？
- （8）〈集 9472 反〉 王固曰：佳句舌。車往。不往。
- （9）〈集 23372〉 庚申卜，旅貞：往妣庚宗，歲改？在十二月。

例（1）～（5）辭例為「往、往+祖先名稱」，與諸多祭祀動詞一樣，但能否將之作為祭祀動詞，仍應深思。卜辭有諸多辭例並非完整句構，如例（6）

～(8)，尤其是「王固曰：佳句舌。重生，不生。」「舌疾」後所出現的「生或不升」當指趨向動詞，而前往的目的應屬祭祀。或如例(6)～(7)「往馬三十丙」、「帝往一牛」可與例(4)「妣庚出女往二牛翌庚」對照，例(4)詞序甚為特異，但與例(3)對應：得知義為「祭祀妣庚，祭牲為二牛」，「往」是否有屬祭祀動詞，或可參照例(9)「往妣庚宗」，可知此例是指前往妣庚的宗廟進行祭祀。因此，習見「往、生+祖先名稱」亦可能為前往祖先的宗廟進行祭祀。

2. 「往(往)」

- (10) 〈花 181.8〉 己卜：重多臣往于妣庚？一
- (11) 〈花 162.1〉 戊卜：重奠侂往妣己？一
- (12) 〈花 299.1〉 丁卯卜：乙亥重往？一
- (13) 〈花 236.21〉 己卜：戡弼往侂妣庚？一
- (14) 〈集 22099〉 庚戌卜，重舊往？

「往」作為合併動詞結構，是指前往祖先宗廟場所，進行「往」祭，而例(10)～(13)僅契出先妣名稱，未見其後出現處所詞，然透過「往妣己」可知「妣己」可借喻為「妣己的宗廟處所」。而「往」詞序實因「往」作為趨向動詞，本就可與其後的處所詞結合。

3. 「往、生與其他祭祀動詞連用」

- (15) 〈花 226.6〉 戊：往酉，酌伐祖乙，卯牡一，祱鬯一，祭伐？
- (16) 〈花 338.4〉 甲辰卜：子往俎上甲，又簞？用。
- (17) 〈花 416.6〉 庚寅卜：子弼[往]禴，重子婁？用。
- (18) 〈集 6653 正〉 令弋卯？
- (19) 〈集 863〉 〔貞〕勿生甗？
- (20) 〈集 867〉 丙辰[往]生〔攸〕[攸]？

「生、往」除與「往」連用之外，亦可與其它祭祀動詞形成合併結構，如「往酉」、「往俎」、「弋卯」、「生甗」、「生〔攸〕」等等，此亦可視為前往某地舉行祭祀。

4. 「往+地點」

- (21) 〈花 63.2〉 辛亥卜：子其以婦好入于妣，子乎多往正，見

- 于婦好，攸新十，往鑿？一
- (22) 〈花 21.3〉 辛亥卜：彳攸婦好新三，彳攸婦好新二，往鑿？
用。一
- (23) 〈屯 785〉 丙午卜，告于祖乙：三牛，其往鑿？不。
- (24) 〈花 173.4〉 丙申卜：子其往彳，攸妣庚，用羊？一二
- 〈花 173.5〉 丙申卜：子往彳，歲妣庚：羊一？在彳。一二

例(21)～(22)花東甲骨「往鑿」未知是屬於何種活動。例(23)「往鑿」透過前句所舉行的告祭，可知所前往的地點應屬祭祀的場所。例(24)「往彳」是爲了舉行祭祀。

5. 「往+某地+𠄎(𠄎+往)」

- (25) 〈花 55.3〉 往瀉，𠄎？
〈花 53.4〉 (4) 己丑：歲妣庚：牝一，子往瀉，𠄎？
- (26) 〈花 255.7〉 丁丑：歲妣庚：一牝，子往瀉，𠄎〔興〕？
- (27) 〈花 427.1〉 丁丑卜：在茲往彳癸子，弔于欸？用。
- (28) 〈花 209〉 庚申卜：歲妣庚：牝一，子尻𠄎，往？
- (29) 〈花 214.4〉 其彳𠄎，往？一
- (30) 〈英 725 正〉 貞：往𠄎？

例(25)～(27)皆屬前往某地，舉行禦祭。例(28)～(29)則爲舉行禦祭，其後的「往」透過例(25)～(27)的對照，可知是指前往某地。例(30)前往祭祀的活動爲侑與禦祭，亦無祖先的名稱。

6. 「往、生」與「疾」之關連

- (31) 〈花 3.10〉 辛卜，貞：往𦏧，疾，不死？
- (32) 〈集 641 正〉 貞：于羌甲𠄎，克生，疾？
- (33) 〈集 859〉 壬子卜，𠄎貞：妣己，克生，〔疾〕？

花東甲骨未出時，王室卜辭「生疾」連讀，似爲「攘除疾病」。但透過例(31)得知卜問的重心是指要到何地進行祭祀，「往𦏧」是指前往「𦏧」地，進行祭祀，以求去病。透過例(32)得知對羌甲舉行禦祭，能前往某地，舉行祭祀攘除疾病。雖未知例(33)所舉行的祭祀，但後句與(32)同。將前述論

點，列表對照。④5

	花東非王卜辭	一期附非王卜辭	王室卜辭
(1) 「往、生+祖先名稱」、「往+祖先宗廟」、「往+祭祀」	(1) 東子興往妣庚	(6) 往馬三十丙 (7) 帝往一牛	(2) 帚往于妣庚，不佳艱 (3) 出女往于南庚來庚辰 (4) 妣庚出女往二牛翌庚 (5) 往妣庚宗，歲改 (8) 王固曰：佳句舌。東生，不生。
(2) 「往」、「往往」、「往往」	(10) 東多臣往于妣庚 (13) 戠弔往往妣庚 (12) 乙亥東往往	(14) 東舊往往	
(3) 「往、生與其他祭祀動詞連用」	(15) 往酉，酌伐祖乙，卯牡一，祝鬯一，祭伐 (16) 子往祖上甲，又鬯		(18) 令戎生卯 (19) 〔貞〕勿生甗 (20) 丙辰[]生〔改〕[]
(4) 「往+地點」	(22) 彈攸婦好新三，曷攸婦好新二，往鑿 (24) 子其往[]，改妣庚，用羊		(23) 告于祖乙：三牛，其往鑿
(5) 「往+某地+往(往+往)」	(26) 歲妣庚：一牝，子往溝，往[興] (27) 在茲往曷往癸子，弔于欸 (28) 歲妣庚：牝一，子尻往，往		(30) 往出往
(6) 「往、生與疾」	(31) 往鷲，疾，不死		(32) 于羌甲往，克生，疾 (33) 妣己，克生，[]〔疾〕

于省吾曾謂：

甲骨文每用生(往)為祭名，自來均不得其解……我認為，往祭即後世之攘祭，攘乃後世借字。④6

④5 本表內容只列舉與本文相關的命辭、[]辭、驗辭等等。編號為本文論證時自編，原片號碼前已有述，故不再重複。

④6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頁154-156。


「往(生)」用為祭名，似乎文從字順。不過，透過上表可知：一是，「往(生)譏」可如「往逐」，表示「往(生)」可為趨向動詞，後為實際活動。二是，「往祖先」應為前往祖先的宗廟進行祭祀，如「往于妣庚」義同於「往妣庚宗」。又可透過「往知妣庚」、「知往妣庚」得證「妣庚」亦可借喻為妣庚的宗廟。三是，「往+地點」的辭例亦見從事祭祀活動。四是，卜辭「乙亥車知往」實際是指「知祭，前往某地」，如同「歲妣庚：牝一，子尻知，往」。五是，「往」若為祭祀動詞，其語義無從得知，雖于省吾提出「攘祭」之說，但此又與「知」祭等同，「往知」又經常連用，因此，「往」若為祭祀動詞，不應義同於「知」。是故，「往、生+祖先名稱」以及「往+祭牲」配合相關語境信息以及其它辭例，應指前往某地祭祀，如同前述「往+動物」、「生羌」中之「往、生」仍為趨向動詞前往之「往」。

五、結論

異體字的判定，若僅憑幾句辭例；或者局部構形相同，即裁定同屬一詞，是罔顧卜辭語料所展現的規律與全面性的運作。「往」與「生」就構形而論，一是，「𠄎、𠄏、𠄐、𠄑」為一詞異形，又從「𠄒」可系聯「𠄓」。二是，「𠄔」(〈集19852〉)義為往來之「往」。三是，「𠄕」下所從為「土」，「土」的構形可為「𠄖」、「𠄗」，晚期「𠄘」字更可證其下從「土」。四是，「生」中間為直畫；以及對比〈集635〉對貞的「𠄙」、「𠄚」構形，其正貞中並無直畫。五是，「𠄛」、「𠄜」、「𠄝」、「𠄞」等字，皆屬「往」字異構。從而得證卜辭「往」字原始構形應為從「止、土」。異體字雖屬詞彙書寫時有著某種程度的自由，但並未全然毫無規範，「𠄛」從「止、卒」，構形與「生」下所從的「𠄖」、「𠄗」、「𠄘」、「𠄙」明顯不同⁴⁷。

其次，就辭例來說，「生行、往步」、「往田、生田」、「生羌、往+動物、生+動物」、「往+(介詞)+地名、生+(介詞)+地名」、「往出、生出」、「往疾、生疾」、「往+祭祀動詞、生+祭祀動詞」，凡此種種皆可




⁴⁷ 羅慧君，「惜諸位學者未查「執」字家族核心部件「𠄛」所從幾為「𠄛、𠄜」，此與「𠄛」所從全同，即便有所辨異，仍為「𠄛」、「𠄜」、「𠄛」、「𠄜」，少數如「𠄛」、「𠄜」、「𠄛」等等，雖「𠄛」稍簡，但仍必保留另一部件「𠄛」，以為表達「罪犯」構形。」〈執字構形及詞義探論〉，未刊稿。

證明「往」、「生」為趨向動詞往來之「往」，而此合併動詞之「生」絕無可能等同「奉」，唯有與「往」同義，作為趨向動詞，並與其後之活動動詞結合，方能成就句意。又卜辭「往、生」其後會出現動物以及祖先名稱，而使人質疑是否有屬趨向動詞，但透過相關語境信息，仍可讓人得知「生羌，」是指往逐羌人，「往于妣庚」可比對「往卅妣庚」、「往妣庚宗」得知是指前往妣庚的宗廟場所進行祭祀。

「往」與「生」無論是在構形、詞義、句法、語境皆有其互相呼應的層次，其間展現的規律以及全面性的運作，足可將兩者視為一詞異形，而不該別為兩詞。

參考資料

近人著作

1.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臺灣：大通書局，1981年10月。
2.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5月。
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
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6. 白于藍，《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校訂》，吉林大學博士論文，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7. 朱歧祥，《甲骨文讀本》，臺北：里仁書局，1999年11月。
8. 朱歧祥，《甲骨文字學》，臺北：里仁出版社，2002年9月。
9. 朱歧祥，《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校釋》，臺中市：東海大學中文系語言文字研究室總經銷，2006年7月。
10. 李旼玲：〈釋甲文「達」(、)——兼論楚文字「」〉，《第十八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2007年5月。

11. 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2月。
12. 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1月。
13. 胡厚宣主編，《甲骨合集釋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8月。
14. 胡厚宣主編，《甲骨合集材料來源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8月。
15. 胡雲鳳，《殷墟甲骨刻辭類纂》與《甲骨文合集釋文》比較研究——第一冊至第六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2月。
16. 張秉權，《小屯·殷墟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7-1972年。
17. 張桂光，〈古文字中的形體訛變〉《古文字研究》第15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8月。
18. 屈萬里，《殷墟文字甲編考釋》上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6月。
19. 趙平安，〈戰國文字的「遊」與甲骨文「拳」爲一字說〉，《古文字研究》第22輯，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7月。
20. 蔡哲茂，《甲骨綴合集》，臺北：樂學書局，1999年9月。
21. 魏慈德，〈說卜辭「某芻于某」的句式〉《東華漢學》創刊號，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2003年2月。
22. 羅慧君：〈甲文執字構形及詞義探論〉，未刊稿。

Types of Writing and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of “Wang” (往) in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

Luo, Hui-jun *

【 Abstract 】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different types of writing and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of the word “wang” in oracle-bone inscription. In addition to its ordinary form of writing as “𠄎”, the word can also be written as “𠄎、𠄎、𠄎、𠄎、𠄎” and “𠄎”,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writing of “zhi” (𠄎) — “𠄎”. By studying the syntax, verbal types, as well as the context of vocabular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writing types of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refer to the character “wang” and ar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character “zhi.” In fact, “wang” is a directional verb, while “zhi” is an activity verb.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wang” and “zhi” can be mark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1) “Wang” means “heading for,” functions as a directional verb, and can be conflated with other activity verbs. 2) “Wang” can be conflated with ritual verbs and still means “heading for.” 3) “Zhi” is not used as a directional verb and usually means “to capture.”

Key words: the “wang” construction different types of writing syntax
verbal types directional verb context activity verb

* Adjunct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Junghai University